



Distr.
GENERAL

A/31/170
S/12162
5 August 197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联 合 国



大 会 安 全 理 事 会

大会
第三十一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69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

安全理事会
第三十一年

一九七六年八月三日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兹谨附上一九七六年八月三日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代表奈尔·阿塔莱先生给你的信。

如蒙将这封信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 69 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不胜感激。

常驻代表
大使
伊尔泰尔·蒂尔克门 (签名)

* A/31/150。

附 件

一九七六年八月三日

奈尔·阿塔莱先生给秘书长的信

我要提到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五日齐农·罗西迪斯先生的信；这封信已作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A/31/151—S/12144和Corr. 1)加以分发。

正当塞浦路斯和其他地方正在作出努力以便重新进行两族间的谈判的时候，又收到罗西迪斯先生的另一封信，真是令人失望。我对这封信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不理它，因为为了整个塞浦路斯的利益，我们还有更为重要的问题要处理，不该浪费宝贵的时间去答复罗西迪斯先生的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他所说的和写的大部分都是不真实的；此外，他从官方报告和文件上所摘录下来的也都是完全歪曲事实真相的。这些摘录都是断章取义的，而且毫不负责地企图哄骗那些正在费尽精力要对塞浦路斯问题找出解决办法的负责任的人。因此，为了要澄清事实，我不得不答复罗西迪斯先生的信，虽然我是犹豫不决地如此作的，并且希望我以后不必再如此作了。

我与罗西迪斯先生不同，他想要将塞浦路斯问题从它的适当范围转移到所谓的“紧要问题”去，而我则想要再次强调问题的重要点。

希族塞人毫无人道地对待土族塞人，十二年来把他们当作二等公民，而只有在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一个希族塞人集团与希腊军政府勾结进行政变以后，才使世界舆论能够了解到，而只是部分地了解到，土族塞人在希腊人手下所遭遇到的痛苦的程度。在那个时候，土耳其只有以担保国的身分介入。现在的情况是，必须达到一个明确的解决办法，以期一劳永逸地避免重演过去的所有悲剧。

罗西迪斯先生精心制作的控诉说，居住在北方的希腊人被强迫逐出它们的家园

然后被遣往南方；这些指控都是歪曲事实。在所有的情况下，在它们提出书面要求或通过联塞部队提出它们的申请后，才准许它们迁移。我们在若干场合上重复地提到这一点，而最近是在我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一日的信(S/12082)上提到的。

罗西迪斯先生提到拉德克利夫勋爵所作对塞浦路斯局势的评价，但是他没有指出这是十五年前拉德克利夫勋爵所作的评价。同时，罗西迪斯先生也没有指出一九六四年对在圣瓦西利奥斯村的无辜土族塞人的大屠杀，一九六七年对科菲努和圣西奥多罗斯村的武装进攻，和一九七四年在托霍尼、阿洛阿、马拉萨和桑达拉里斯村的大屠杀。为了公平对待拉德克利夫勋爵，他不会预期到也没有预期到，希族塞人为了要达到希塞统一，进行他们臭名昭著的计划残酷地对付土耳其人所达到的程度。

从公正的观察员的两段引文中就足以说明土族塞人社区所受到的待遇：

“...一次更为严重的大屠杀发生在尼科西亚西北部的圣瓦西利奥斯村里，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在这个地方发现了被埋在土底下的二十一个土耳其人的尸体。

“有一些人是在死以前被以极不舒服的姿势绑住，其中有一个人被放在他膝上的一枚炸弹炸死。”^①

“在对接近利马索尔村的一个土耳其小村进行袭击时，该村的200居民中有36人被杀。希腊人说他们奉命在土耳其部队到达以前把土耳其村庄的居民杀死。”^②

① 摘录自珀塞尔教授所著一书《塞浦路斯》。

② 《华盛顿邮报》，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罗西迪斯先生宣称土族塞人由于政治目的而被他们的领导人阻止返回家园，他声称：“大家知道，这里不存在安全问题。”他企图拿秘书长的报告来证明他的言论。可是这些报告的摘录要不是不完整，便是不确实的，或者是断章取义的；罗西迪斯先生是断章取义窜改文字以售其奸的老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说明一切。无辜村民的死亡说明了一切。大屠杀表明，他们在希腊人手中受到的非人待遇表达了什么是希腊人对我们的真正感情。这就是使我们的人民离开家园的原因。为了就这件事反驳罗西迪斯先生，只要再一次向他提起联合国的许多报告和其他客观的来源就够了，因为这些文件一致报道了土族塞人这些年来的苦难和心情。

“当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骚动发生并在一九六四年初继续进行时，成千上万的土族塞人逃离他们的家乡，仅仅带走他们所能载运及携带的物件，去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土族塞人村庄和地区避难。”^③

“……………似乎可作出这样的结论：强加在塞浦路斯土族社区的经济限制——有些情况十分严重，简直相当于包围——表明塞浦路斯的〔希族塞人〕政府企图用经济压力代替军事行动来强行寻求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④

“……………官方开列的受限制货品仍然还有三十一项。可是，这些货品的大部分如建筑材料和汽车替换零件等，都是市民广泛需用的。此外，其他不在官方目录上但却属于同类标题下的项目，也经常为〔希族塞人〕的塞浦路斯警察检查站所没收，造成怨声载道。”^⑤

③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年，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第S/8286号文件，第一二六段。

④ 《同上，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第S/5950号文件，第二二二段。

⑤ 《同上，第二十一年，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文件S/7350，第一——一段。

“希族塞人声称许多土族人在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的威胁下离开，以便创立大块的地，打算为成立一个分离的联邦国家铺路。要找出证据来支持这项指责是困难的。他们的动机似乎在于保护自己不受突然袭击，而不是在于打算成立一个分离的国家。”^①

对于塞浦路斯问题，希腊人的想法、特别是罗西迪斯先生的想法，充满偏见，是同常理相悖的。

前希腊总理卡内洛波洛斯最近值塞浦路斯一九七四年政变二周年之际在尼科西亚所作的演讲，是希腊人对塞浦路斯的想法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他的演讲提出了三个要点。

卡内洛波洛斯说：“上帝已经给马卡里奥斯一项责任。．．．”——记住马卡里奥斯在一九五〇年他成为大主教时所发的誓言，“在他的有生之年实现希塞统一。”因此，毫无疑问，希塞统一运动并没有死亡，而且决不会在希腊人的脑海中消失。因此，土族塞人有充分理由要保护自己不受这个邪恶想法和它的可能的表现所损害。

其次，卡内洛波洛斯先生说什么“希腊的塞浦路斯”并说：“他们不会丧失任何其他家园”，这样就暴露了他真的把塞浦路斯当作是希腊的一个岛的想法。一位负有责任的希腊政治家表达出来的这种态度，毫无疑问证明了土族塞人的观点，即过去二十年来，希族塞人进行各种工作来镇压土族社区，以实现所谓“希腊的塞浦路斯”的目的”。

第三，卡内洛波洛斯先生拿克里特岛的土耳其人同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相提并论；他问为什么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不能象克里特岛的土耳其人那样同希腊人一起生活？世界公众舆论都知道人数比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多得多的克里特岛土耳其人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在克里特岛没有一个土耳其人。他们并不是无影无踪地失踪了；他们是残酷的以土耳其为牺牲的希腊扩张政策的牺牲品。这正是希腊

① 《每日电讯报》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九日。

人几十年来梦想在塞浦路斯实施的东西。因此，土族塞人有充分理由要保护自己不受同样的侵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要实际的和物质的保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两区联邦制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唯一现实的办法。

土族塞人要求重新恢复谈判；我们认为这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最好办法，实际上，是唯一的办法。可是，希腊人会同意么？从希族塞人领导人所作的声明和罗西迪斯先生的信来判断，相当明显他们是不会同意的。

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需要的是善意、真诚和现实主义；这个问题不能通过在国际讲坛上的刻毒辩论来解决，也不能通过发表象罗西迪斯先生为了欺骗世界公众舆论而写的那些信件来解决。

如蒙将这封信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 69 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则不胜感激。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代表
奈尔·阿塔莱（签名）